亞洲主教

印度昌迪加爾（Chandigarh）主教依納爵·馬斯克林（Ignatius Mascarenhas）蒙席說：「我一到達，看見的第一個人竟就是幫我拿提行李的樞機。盧嘉勒用了一種那麼簡單的方式講論愛的藝術，就是生活。」他是參加了於6月3至6日在班加羅爾（Bangalore）舉行的泛亞會議的其中一位主教。22位普世博愛運動天主教主教朋友當中，12位是印度主教，還有一位巴基斯坦（Pakistan）主教是首次參加此會議。會議之前，幾位主教已召開過一次籌備會議，並到附近的一所醫院探望病人，以此強調默觀和行動密不可分，渴望藉此成為天主仁慈的工具。
來自巴基斯坦的主教居住在印巴邊界附近。他分享了自己的牧靈經驗，說：「兩周前，我正在邊界附近的一片大沙漠裡，和另一位神父一起，花了三天的時間去拜訪一些小城鎮。在過去的兩年裡，由於乾旱，那裡的人生活非常艱苦。孩子們面臨死亡。我用一個盒子作祭台，舉行彌撒。很多人過來，他們中甚至有幾個印度教人。」印度主教們和巴基斯坦主教一起舉行彌撒，我們一起祈求降雨。來自菲律賓（Philippines）的博貝特·卡拉里（Bobet Callari）蒙席說：「這是一個希望的標記。」
為什麼會選擇印度作為此次會議的主辦地呢？印度約有12.5億人口，基督徒只佔3%，代表着多宗教共存的前沿。主教、小團體的牧者等在生活中都接觸到屬於不同教義、信仰及文化的人。因此，『生活的交談』必須優先於任何神學論述，而共融——主教之間的親密關係（正如在會議期間得以強化，並由一份『互愛的盟約』作保證的那樣）就是一種強效解藥，用來治癒常常看似有盛行之險的氣餒。
西孟加拉邦大吉嶺（Darjeeling，West Bengala）主教斯德望· 雷布查（Stephen Lepcha）說：「我們的教區遇上和一些教派之間的很多困難。他們會播下仇恨的種子，也讓我們經受許多考驗。我知道，事情還會繼續發生，但在這幾天，我明白了要做，就是用天主的愛去愛人，因為無論他們是印度教徒、回教徒，還是基督徒……他們都是天主的兒女。」
「我們需要共融靈修……」阿姆勞蒂（Amravati）教區的厄裡亞斯·貢薩維斯（Elias Gonsalves）蒙席肯定說：「有時我們孤軍奮戰。主教之間的共融是非常重要的，既能幫助最年輕的，又能幫助最年長的。我們必須提高彼此幫助對方的能力。」
會議期間，印度教教授蘇芭達·喬希（Shubada Joshi）也講了她和盧嘉勒及與合一神恩的相遇。事實上，2002年，在一次印度教和基督宗教主題討論會上，盧嘉勒和一群印度教徒分享過她在1949年的神秘經驗。她體會到，與他們一起，交談可以建立在一個有深度的靈修平臺之上，而這一點往往是和其他宗教團體做不到的。
蘇芭達·喬希匯報於幾個月前在菲律賓大谷地（Tagaytay）舉辦的東方宗教學校（SOR），綜合了從普世博愛運動靈修中所產生的跨宗教交談之提議。主教也與班加羅爾的地方團體聚會，許多家庭和年輕人都分享他們各類的生活見證，提供了依照手足情誼的精神來度日常生活的面貌。